



# 罪 與 愛

高 雪 池 著

上 海  
南 星 書 店 印 行  
1930.



高雲池著

愛  
與  
罪

上海南星書店印行

中華民國十九年四月出版

短篇創作集

—— 罪 與 愛 ——

全書一冊 實洋三角五分

此有著作權  
不准翻印

著 者 高 雲 池

出 版 者 上 海 南 星 書 店

印 刷 者 上 海 南 星 書 店

發 行 者 上 海 南 星 書 店

上 海 四 馬 路 南 星 書 店

(總發行所)

## 第一篇

愛與罪……………一至四二頁

## 第二篇

一個孤兒的自述……………一至三二頁

## 第三篇

投機事業……………一至一六頁

# 愛與罪

高雲迪

一

——先生，請問，到T路去是趁十七路無軌電車的嗎？

——噯，是的；但還要再換六路。

——到何處再換呢？

——到O路。你跟我去吧。我也是到O路的。

——謝謝！

是陰沈而帶微雨的一天。在K路站有一羣等電車的人，其中有一對年青男女這樣地互相問答着。

愛與罪

一

男的望過去祇得二十三、四歲模樣，但他的一套舊西服，一簇蓬亂的黑髮增高了他的原有的年齡。女的年齡與他正相彷彿。臉色有些慘白，高高的鼻梁，龐大的眼睛，捲曲的頭髮，高底的皮鞋，淡綠色的，長僅及膝的旗袍，粉紅色長統絲襪，很合貼的配着她苗條的身段。

電車從遠處徐徐駛過來了，一般搭客都伸着頭頸地望，從人行路上走下來，可是駛過的是十八路，于是有一部分人便失了望。他們便在附近的報攤上買了一份小報，隨意地唸着，他呢，也等得有些難耐了，燃起一根捲煙，一面睥睨着剛才和他談話的女人：她的右手執着一把短小美麗的紙傘，左手捏着一方輕軟的

絲手帕。捲髮在微風中飄動，雙眼往電車軌道上瞭望，現出很急忙的態度。

停了息，十七路的電車來了，他便跳上頭等，佔據了一個很空的坐位。但似乎有些不安，因為她卻吊在三等的籐圈上，一時心裏躊躇不安，很想叫她過來，但又恐不好意思，更不知道喊她什麼好。但他終于坐不定，好像屁股碰了針子一般。最後，他冒險了。

——請到這邊來吧。他拉了拉她的右臂的袖，很溫柔的說。

——噢，謝謝！她微笑着，毫不疑惑的走進頭等，坐在他的旁邊。

——兩張〇路。他對賣票說，從袋中摸出一個銀的雙角子。

——不敢，不敢，先生，我有銅子。

——不要客氣吧！

一般搭客很留意，但有的卻當他們素來是認得的。  
他側轉頭來向女的問：

——女士尊姓？

——敝姓劉，名風。先生呢？

——我叫陳文。劉女士府上是——

——湖南，先生呢？

——安徽。現在到何處去？



——去T路看我的一位同事汪小姐。她與我從前都在××初級中學教書的。

——劉女士一晌住上海嗎？

——是的，陳先生，我住在W路Y里三號。

他取出了自來水筆，把她的地址記在一只香煙盒上。

電車如飛地開駛着，不久就到了路C，他們平肩跳下了。

陳文這回本是到車站接他的弟弟的。時候已經是十一點鐘了，火車是十二點到的。然而他的心中茫茫然，好似飲了甜美的葡萄酒，墮入五里霧中一樣的模糊，昏顛。末了，是情慾勝過理智，他送劉風一直送到六路電車上了。

——陳先生，我實在有些不敢，你沒有貴幹嗎？她似乎故意這樣說。

——那裏的話，我今天是休息日，到何處去尚無一定呢。我陪你到T路去。

他沈醉于女性的優美了。她的身上的一切，幾乎沒有一件不使他瘋狂。在六路車中，他們還是如前一樣的平肩而坐，在旁人看來，或許會當他們是夫妻，他是什麼也不管了，只在大衆面前享受着這頃刻間突然來的艷福。窗外是下雨——由微細而大點了，搭客更擁擠得不堪。他沒有心去眺望外邊，祇覺眼前的商店一排排的往後退。他想對她談起關於他的孤零的歷史，又恐她引

起誤會 因而感到他過于奇怪，大概是輕浮之類。想問她，更不敢。她呢，也似乎有同樣的情形。于是大家相望着，等到兩人的視線成了直角時，彼此便微笑了一回。

電車到了T路了。雨依舊下得十分大。他們便忽忽下了車。榮幸得很，劉風果然張開一柄油紙傘，遮着陳文的頭，同時他也很關心的，不知不覺的扶着她的腰部，衝過了一條橫馬路。誰也料不到他們是陌生者，甚至連他們自己也忘記了。

到了一間煙紙店的門口，陳文祇笑着對她說：

——我要回去了，劉女士，你轉來的時候，仍在此地趁這車子吧。

被他這一說，她似乎露出點依依不捨，脈脈含情的姿態。

——陳先生，今天真勞你了，我心裏確有點過不去。請先生給我一個地址……：說到此地，她忽然中止了，不久，便改口氣問了兩句：先生的尊寓是在上海嗎？家裏有多少人？

他早就知道她問這話的用意了，便爽口的答：

——劉女士，我住在N路H里六號，是我一個子。我的家庭在鄉間。

劉風抄了他的地址，曉得他是一個子似乎放心得多，末了，她對陳文說：

——陳先生，我很感激你！明天晚上有暇嗎？我頗欲親來拜

望一次。

——多麼歡迎呀！但要勞你的玉趾，費了你的寶貴的光陰，實在有些不敢！

——再見吧！

——再見吧！

——陳文摸出身上的錶一看，已經是十一點三刻了，霎時如大夢初醒，想起了火車上的弟弟。他連忙喊了一輛黃包車，不計價錢的，叫他在一刻鐘內就拉到車站。

黃包車氣吁吁地飛跑着，背上的汗，點點從一件破舊的，清洋布的短衫裏透出。陳文則急得幾乎要在車上站起來。他兩腳向

前推動，好像想幫助車子前進。到了車站，已是十二點一刻，查問了一下，知是火車脫班，心中便平安許多了。

敲過了一點鐘，火車纔到站，他雖則接見着弟弟，但雙眼是呆得出神，彷彿是個失去靈魂者。面前所浮泛着的，都是劉風雜碎的影像，

他領他的弟弟去住親戚處，免得劉風來時的不便。

次日黃昏，大約七點鐘左右，那美艷的仙子果然守約的，翩跹而來了。他的一晌森冷寥落的亭子間，也驀然發出一陣新鮮的生氣來。一切的器具印入他的眼中，似乎都在舞動，都在跳躍，不像先前的悄靜僵硬了。

清脆的珠喉，醉人的香味，溫軟的肉體……豐潤地陶冶着陳文的枯槁的身心。他什麼也說不出來，只覺得心跳，頭熱，眼花，神醉。竟像餓狼般的撲到她的身上，緊握着他的兩手，跪在她的面前，

她微帶含羞地低了頭，用兩手扶他起來。于是他們坐在沙發上。

經了她的一番長篇的剖解後，他知道她是個有夫之婦。頓時他的心中突然起了一陣狂熱的驚怖。

——……莫非前生有緣嗎？啊，這件事真發生得離奇！陳先生，你真是位多情的男子呀！雖說不幸得很，我已在三年前，

由父母之命，嫁給一個不認識者，然而我的處女的心尚未全失，我是等待着，在渺茫的塵世上等待着我所要遇見的情郎，誰說男女的戀愛須經過長時間始能發生？這簡直想互相試探而已。唯有真的愛，熱的愛，纔能在最短間實現。老實說，昨天在K路等電車，我並非真的不認識T路，乃是因爲一見你後，就起了慕想與眷戀之念而發問的，不料你果然是我的對手，一位非常熱情的男子啊！「有情人成了眷屬」，這句話的確驗了。

——天哪，你的這幾句話更激動我的柔弱的心靈了。我現在不能管束我自己了，我要瘋狂了，我的生命的權已全操在你的纖手中了，我是英雄，我也是赤子。啊啊，讓我做個戀愛小說中的



主人翁吧，我不顧法律，我不惜生命，我不管一切；我所要的是去和你丈夫作一場生命的決鬥！勝利讓我們痛飲一杯醇美的酒，唱一首凱旋的曲，敗則也可以暢快流一次殷紅的熱血，同歸于九泉……

——陳先生，那不能，我的丈夫——何修章，現在在埠營商——雖則不是我自由選擇的，然而他確實愛我的；爲了我常抱病的緣故，也曾化費了一千塊錢，變賣了田產十二畝，給我付醫藥費，照良心說，他並沒有待錯過我。

——那麼，你也一定是愛他的吧？

——這話我不能說。不過，我是真的愛你罷了。否則，我那